

慢聲聲展推 壘女寞寂

貸旁無責構機管主、協壘 缺不判裁好、練教好、手選好

記者 陳筱玉／特稿

一個原本比棒球更有機會、更被期望能在奧運會為中華隊奪得第一面團隊金牌的運動，從九〇年北京亞運會到九六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再到兩千年雪梨奧運會，台灣的女壘發展如今卻只能以三個字形容——聲聲慢。

並非台灣沒有好選手，去年世青女壘賽，中華隊曾經擁有十年來最佳陣容，十幾名女將個個身材、素質、潛力一級棒。

並非台灣沒有好教練，從建台老教頭曾宏正到埔里青女隊任勞任怨的張家興，從當年名振一時如今即將拿到碩士學位的名投張蘭金玲，到吃苦耐勞長期蟄伏在基層的前國手蔡瑜君，隨時準備為國家培養出一支一級棒的超級女精兵。當然，更不是台灣沒有好裁判，女壘名裁判詹加鸞可是聲震亞洲名聞世界的執法女英豪。

條件這麼優秀，曾經擁有的國際知名度這麼深厚，台灣的女壘運動這十年來卻宛如寂寞梧桐被深深鎖在人事不臧的大門內，因循苟且，一日瘦似一日。

壘球協會當然責無旁貸。

廿年來，台灣從一個男壘打進世界賽、女壘拿到世界第二名的天朝皇階，一步步跌落凡塵泥淖，廿年來林家鼎等人辛勞在國際樹立的風評人情，一點點消失在後繼者爭名奪利的小名利中。

廿年來女壘界學到的唯一教訓為，如果主事者置「壘務」於度外，再大的企業都幫不了壘球的忙；如果多數人辛勤耕耘的成果變成少數人揉搓於指掌的祭品，再優厚的條件都難免中華女壘隊於國際賽變成阿斗。

體育主管機構更責無旁貸，除了每年審審預算、算算成績，主管機構何曾真正對年來各協會推展運動的成敗起落作出一套既能監督又能輔導、必要時還能裁決的方法？

雖然國內各類運動這些年來或多或少都受到體育政策條理不明、間或是非難分的影響，女壘卻受傷最重，因為它曾經爬得最高。

如今奧運會又結束了，官方、民間瀰漫各種議獎、評比聲，一聲比一聲壯麗，一聲比一聲熱烈，唯獨那曾經、如今還是、或許以後這兩年仍會是，台灣最有機會在國際間奪金的運動——女子壘球，卻被塞在體育官方深門大院的古井旁，低聲迂迴昔日風光。